



白氏文集

十一

和6
650
6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五

墓誌銘 凡七首

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 并序

故會王墓誌銘 并序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滎陽鄭公墓

誌銘 并序

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

并序

維陽掾大原王府君墓誌銘 并序



鄜城縣尉陳府君夫人大原白氏墓誌

銘并序

大原白氏之殤墓誌銘并序

大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并

序

德宗聖文神武皇帝元妃韋氏諱某字某京兆人也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妃即某官府君第某女也母曰永穆公主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某所以其

年四月某日詔葬于萬年縣上好里洪平原上悼焉哀榮之禮有以加焉嗚呼惟韋氏代德官業族系婚戚有國史家諫存焉今奉詔但書地及時與妃之所以由賢之義而已貞元中沙鹿上仙長秋虛位凡六十九御之政多明於妃妃先以采蘋之誠奉于上故能霜露之感薦于九廟次以樛木之德逮于下故能分雲雨之澤洽于六宮其餘坐論婦道行贊內理服用必中度

組紉有常訓言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
七十二年禮無違者冊命曰賢不亦宜哉
貞元中號奉宮車誓留園寢麻衣告朔蓬
首致哀執匪懈之心視真於靈坐修無上
之道薦福于崇陵殆茲歿身不衰其志故
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得以無媿之詞
誌于墓而銘曰

京兆阡兮洪平原兮歲己丑兮日丁酉兮
惟土田兮與時日龜兮蒼兮偕言吉哉哉
新墳兮葬者誰德宗皇帝韋賢妃

唐故會王墓誌銘 并序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會王寢疾薨
于內邸大小斂之日上皆不舉樂不坐朝
恩也越十二月十八日詔京兆尹播監視
葬事窆于萬年縣崇道鄉西趙原禮也是
日又詔翰林學士白居易爲之銘誌故事
也王諱鱣字某德宗之孫順宗之子陛下
之弟幼有令德早承寵章未冠而王受封

曰會夫以祖功宗德之慶父天兄日之貴
胙土列藩之寵好德樂善之賢宜乎壽考
福延爲王室輔嗚呼降年不永二十一而
終哀哉皇帝厚惇睦之恩深友悌之愛故
王之薨也軫悼之念有加於常情王之葬
也遣奠之儀有加於常數哀榮兼備斯其
謂乎銘曰
歲在寅月窮紀萬年縣崇道里會王薨葬
於此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滎陽鄭公
墓誌銘 并序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于鄭厥後因封命氏
爲滎陽人鄭自桓公而下平簡公而上世
家婚嗣咸詳于史諫故不書公諱某字某
五代祖諱某北齊尚書令是爲平簡公會
祖諱某下邳郡太守王父諱某衛州刺史
皇考諱某祕書郎贈鄭州刺史公即祕書
第三子好學攻詞賦進士中第判入高等

始授郾城尉無何本郡守移他鄉州民有暴悖者相率遮道麾訶不去公忿其犯上立斃六七十人採訪使奇之奏署支使改浚儀主簿轉大理評事兼佐漕務彭果領五府奏公爲節度判官會果坐贓連累僚佐貶光化尉移向城尉歷北海時祿山始亂傳檄郡邑邑民孫俊鄧犀伽毆市人劫廩藏以應公時已去秩因奮呼率寮吏子弟急擊之殺俊伽羅盡殲其黨繇是一邑用

寧朝庭羨之擢授登州司馬尋轉長史累加朝散大夫入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太子中允出攝淄州刺史俄換萊州連有善最詔授檢校司勳郎中兼侍御史充青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太尉李公光弼鎮徐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招討使加正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公威惠舊著比至部而蒼山賊帥李浩與其徒五千來降繇是三郡底定復入爲衛尉少卿相

國王公縉繞河南奏公爲副元帥判官未
幾除祕書少監兼滁州刺史本州團練使
居八載政績大成大曆十二年二月十五
日薨于揚州權窆于某所享年七十有八
公凡七佐軍四領郡祿俸不積滯衣食無
常主常歎曰以飽暖活孀幼以清白貽子
孫是吾心也逮啓手足卒如其志先是太
夫人常寢疾公衣不解髮不櫛者彌年侍
疾執喪憂毀過禮公尤善五言詩與王昌

齡王之煥崔國輔輩聯唱迭和名動一時
逮今著樂詞播人口非一晚賦思舊遊詩
百篇亦傳於代前夫人清河崔氏贈清河
郡太君後夫人博陵崔氏贈博陵郡君生
子七人女七人長子雲遠有才名官至刑
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累贈至散騎常
侍刑部尚書次子微終潤州司馬次子公
遠有至行初公年高就養不仕及居憂廬
墓泣血三年淮南節度使本道黜陟使泉

朝賢表高高參等累以孝悌稱薦響名教者慕之今爲侍御史上柱國滄景節度參謀次子方遠衡州司士參軍次子震當陽丞次子文弼幽州參軍次子安達率府倉曹參軍公自捐館舍殆逾三紀家國多故未克反葬至元和年月日始遷兆于鄭州新鄭縣某原附先祕書瑩二夫人從焉時京兆已即世諸弟在下位獨侍御史銜恤襄事孝備始終見託追撰銘于墓石銘曰

世祿德門斯之謂可
懿文茂績斯之謂
不朽二千石之祿
七十八之年斯之謂貴
壽內史之顯揚
柱史之孝行斯之謂有後
嗚呼鄭公榮如是哀如是又何不足之有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
銘 并序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滎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

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
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
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
史贈太常卿王父諱瞻朝散大夫易州司
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睦州次女也其
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縣
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尉
次曰拒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韋
城尉次曰稹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

翰爲監察御史次爲比丘尼名真一二女
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爲比部也夫人
始封滎陽縣君從夫貴也稹之爲拾遺也
夫人進封滎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
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勲德官爵
有國史在鄭之源流婚媾有家諫在比部
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達
之誌在今所叙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
夫人爲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弟睦弟

妹以梯聞發自知不自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爲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潔家祀傳爲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寢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鄭皆大族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爲母時府君旣沒積與積方齟齬家貧無師以

受業夫人親執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積旣第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積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謹言直聲動于朝廷以是出爲河南尉長女旣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多姻族於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爲儀範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曷能

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如此者既而諸子雖迭仕祿稍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况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婦諸女婦其心戰兢如履于冰常以正辭氣誡諸子孫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諸子孫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擯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之徒烈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括婦也及爲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謂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道移於他

則何用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
國焉則關雎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
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
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
厚者哉居易不佞辱與夫人幼子積為執
友故聆夫人羨最熟積泣血孺慕哀動他
人託為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
之志也嗚呼斯文之作豈直若是而已哉
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之墓

者使悍妻和器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

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
鄭夫人

唐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誌銘 并序

公諱某字士寬其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
凡二十一代而生翦翦為將畢夫二世而
生珣珣居大原故今為大原人又十九代

而生瓊瓊爲後魏僕射謚孝簡公又二代
而生曾祖諱滿官爲河南府王屋縣令王
父諱大璉爲嘉州司馬諱昇爲京兆府咸
陽令河南府伊闕令有文行學術應制舉
對沈謀祕略策登科詩入正聲集公即伊
闕第三子好學善屬文天寶中應明經舉
及第選授婺州義烏尉以清幹稱刺史韋
之晉知之署本州防禦判官無何租庸轉
運使元載又知之假本州司倉專掌運務

歲終課績居多遂奏聞真授永泰中勅遷
越府戶曹屬邑有不理者公假領之所至
必理大曆中本道觀察使薛兼訓以公清
白尤異表奏之有詔權知餘姚縣令時海
寇初殄邑焚田荒公乃營邑室創器用復
流庸闢菑畝凡江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
其制邑闢田增戶之績則會稽之諜地官
之籍載焉建中初選授揚州倉曹參軍至
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歿于江陽縣之私

第春秋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
融之姪孫鄭州司法昂之女婦順母訓中
外師之貞元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疾終
于三原縣之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曰播
曰炎曰起咸以進士舉及第播應制舉對
直言極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累遷監察
殿中侍御史三原令炎既第未仕起應博
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書郎昆弟三人
不十年而五登甲科時論者榮之一女適

范陽盧仲通播等號護靈輿以永貞元年
十月二十五日遷祔于京兆府富平縣淳
化鄉之某原從吉兆也嗚呼夫懋言行蓄
事業裨道積于躬者在人也踐大官贊元
化裨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無其命
雖聖與賢無可柰何維公受天地之和積
爲行發爲文宣爲用故在家以孝友聞行
已以清廉聞莅事以幹蠱聞如金玉在佩
動而有聲其大者又常以經德秉括致君

濟入爲已任有識者深知之宜乎作王者
心膂耳目之官以經緯其邦家而才爲時
生道爲命屈名雖聞於天子位不過於陪
臣鬱鬱然歿而不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
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餘
慶今其將在後嗣乎不然者何乃德行政
事文學之具美叢乎公之三子乎天其或
者殆將肥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門以甚明
報施之道者也某不佞頃對策於王庭也

與炎同升諸科焉祇命於憲府也與播聯
執其簡焉及爲考文之官也又起在選中
焉辱與公之二三子游而聆公之遺風甚
孰故作斯文無隱情無愧辭焉銘曰
淮山道光淮水靈長繩繩子孫代有賢良
將軍輔秦武功抑揚孝簡翊魏文德闡彰
降及於公實生于唐大智全才應用無方
作掾于郡三語有章承乏於邑一同載康
展矣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紹前芳

鳴呼白鍊之金不鑄干將十圍之材不作棟梁公亦如之與世不當道不虛行後嗣其昌

唐故坊州郿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誌銘 并序

夫人大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其適潁川陳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玄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鎰之弟某女韓城公諱

欽之外孫故郿城尉諱潤之夫人故潁川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白諱季庾之姑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前祕書省校書郎行簡之外祖母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順奉父母故延安府君視之如子既筓以柔正從人郿城府君敬之如賓洎延安終夫人哀毀過禮爲孝女洎郿城歿夫人撫訓幼女爲節婦及居易行簡生夫人鞠養成入爲慈祖母迨乎潔

蒸嘗敬賓客睦娣姒工刀尺善琴書皆出於餘力焉貞元十六年夏四月一日疾歿于徐州古豐縣官舍其年冬十一月權窆于符離縣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卜宅兆于華州下邳縣義津鄉北原即類川縣君新塋之西次從存歿之志居易等號慕慈德敬撰銘誌泣血秉筆言不成文銘曰

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溫母慈而勤

嗚呼謹揚三德銘于墓門恭惟夫人實生我親實撫我身欲養不待仰號蒼旻嗚呼豈寸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

唐大原白氏之殤墓銘 并序

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大原人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都官郎中王父諱鎰河南府鞏縣令先府君諱季庾大理少卿山東別駕先大夫人類川陳氏封潁川縣君幼美即第四子也既生

而惠既孩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書鼓琴九歲不幸遇疾天徐州符離縣私第貞元八年九月權窆于縣南原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州下邳縣義津鄉北岡祔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步其兄居易行簡藐然已孤扶哀臨穴斷手足之痛其心如初且號其銘誌于墓曰嗚呼剛奴痛矣哉念爾九歲逝不迴埋魂闕骨長夜臺二十年後復一開昔葬符離

今下邳魂兮魂兮隨骨來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五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六

記序 凡十二首

江州司馬廳記

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記

養竹記

記畫

記異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三遊洞序

遊大林寺序

代書

送侯權序

冷泉亭記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
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
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

郡司馬之事盡去唯負與俸在凡内外文
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伎事上與
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以資高
老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
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
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
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
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
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

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
遊群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
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
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
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
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案
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
六七萬宮足以穴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
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

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
祿仕之優隱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
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
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
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
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鑪峯北
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

山元和十一年秋大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圻而已不加白碱階用石冪窻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傍

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蔓雲伍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葛葉蔓駢織承翳

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
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
嵌空埵堦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
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
植茗就以烹煇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
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
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
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
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

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
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
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
不可殫紀覩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
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
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知知各以
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
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
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

幼迨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

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溱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爲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間要

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
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荆棘官舍爲
燬燼乘其弊而爲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
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今於是
約已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
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
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
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
之本命先營困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

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
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
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
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
是而又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歸之哉
烏虜吾家世以清簡垂爲貽燕之訓叔父
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
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亡田賦
之上下蓋存乎圖諜此略而不書今但記

斯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爲之所由也先是
邑居不修屋壁無紀前賢姓字湮泯無聞
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
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記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
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
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
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

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
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
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
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
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
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
無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
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
者斬焉篲箒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

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葦葍蒼鬱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之封植之况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記畫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爲行發爲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常師以真爲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毆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甚閑聞甚熟乃請

觀於張張爲予盡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
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樂華蟲咸在焉凡
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
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
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
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
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
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
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

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
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近予意其
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畫必爲希代寶必
爲後學師恐將來者失其傳故以年月名
氏紀于圖軸之末云時貞元十九年清河
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大原白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年里里
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

月予從祖兄曰皞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
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黃綠衣少
長雜坐會語於佛屋聲聞于門兄熱行方
渴將就憇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
因下馬自繫韁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
退藏於窻闥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
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
堵牆環然無隙缺覆視其族談之所則塵
壤四幕然無足迹繇是知其非人悖然大

異之不敢留上馬疾驅來告子子亦異之
因訊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
抵多云王胤老如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
其過者厥所居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
果有王胤者年老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
蘭若東百餘步普牆屋築塲藝樹僅畢明
日而入既入不浹辰而胤死不越明而妻
死不逾時而胤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餘
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爲意新居不

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嘻推而
徵之則衆君子謀於杜以亡曹婦人來焚
糜竺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子與兄出遊
因復至是視胤之居則井湮竈夷聞然唯
環牆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
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
氏有隱慝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
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
日樂天云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
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
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相好嚴麗鄰諸
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
在于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
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迨今
十餘年風日所飄燥雪雨所霑濕西南一
隅壞有日矣僧坊衆惜之予亦惜之非不

是圖財力不足暨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
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匹予以法施淨
財義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
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網維令景
靈達等成之蓋欲護前功償始願非住於
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由
緣詳于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
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

三遊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久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
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
年春各祗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
參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
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
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
見石如壘如削其恠者如引臂如垂如幢
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
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

危_ニ繼_テ滑_ニ休_ニ而復_タ上_ル者_凡四_タ焉_ト仰_テ睇_ニ俯_ニ察_ニ絕_ニ
無_ニ人_ニ迹_ニ但_レ水_ニ石_ニ相_ニ薄_ニ磷_ニ磷_ニ鑿_ニ鑿_ニ跳_ニ珠_ニ濺_ニ玉_ニ
驚_ニ動_ニ耳_ニ目_ニ自_レ未_レ訖_ニ成_ニ愛_ニ不_レ能_レ去_ニ俄_ニ而_レ峽_ニ山_ニ
昏_ニ黑_ニ雲_ニ破_ニ月_ニ出_ニ光_ニ氣_ニ含_ニ吐_ニ互_ニ相_ニ明_ニ滅_ニ晶_ニ熒_ニ
玲_ニ瓏_ニ象_ニ生_ニ其_ニ中_ニ雖_レ有_ニ敏_ニ口_ニ不_レ能_レ名_ニ狀_ニ既_ニ而_レ
通_ニ夕_ニ不_レ寐_ニ迨_ニ旦_ニ將_ニ去_ニ憐_ニ奇_ニ惜_ニ別_ニ且_レ嘆_ニ且_レ言_ニ
知_レ退_ニ曰_レ斯_ニ境_ニ勝_ニ絕_ニ天_ニ地_ニ間_ニ其_ニ有_ニ幾_ニ乎_レ如_レ之_ニ
何_レ俯_ニ通_ニ津_ニ縣_ニ歲_ニ代_ニ寂_ニ寥_ニ委_ニ置_ニ罕_ニ有_ニ到_ニ者_ニ予_ニ
曰_レ借_ニ此_ニ喻_ニ彼_ニ可_レ爲_ニ長_ニ太_ニ息_ニ豈_レ獨_ニ是_ニ哉_ニ豈_レ獨_ニ

是_ニ哉_ニ微_ニ之_ニ曰_レ誠_ニ哉_ニ是_ニ言_ニ矧_ニ吾_ニ人_ニ難_ニ相_ニ逢_ニ斯_ニ
境_ニ不_レ易_レ得_ニ今_ニ兩_ニ偶_ニ於_ニ是_ニ得_ニ無_レ述_ニ乎_レ請_ニ各_ニ賦_ニ
古_ニ調_ニ詩_ニ二_ニ十_ニ韻_ニ書_ニ于_ニ石_ニ壁_ニ仍_ニ命_ニ予_ニ序_ニ而_レ紀_ニ
之_ニ又_ニ以_ニ吾_ニ三_ニ人_ニ始_ニ遊_ニ故_ニ目_ニ爲_ニ三_ニ遊_ニ洞_ニ洞_ニ在_ニ
峽_ニ州_ニ上_ニ二_ニ十_ニ里_ニ北_ニ峯_ニ下_ニ兩_ニ崖_ニ相_ニ廡_ニ間_ニ欲_ニ將_ニ
來_ニ好_ニ事_ニ者_ニ知_ニ故_ニ備_ニ書_ニ其_ニ事_ニ

遊大林寺序

余_ニ與_ニ河_ニ南_ニ元_ニ集_ニ虛_ニ范_ニ陽_ニ張_ニ允_ニ中_ニ南_ニ陽_ニ張_ニ深_ニ
之_ニ廣_ニ平_ニ宋_ニ郁_ニ安_ニ定_ニ梁_ニ必_ニ復_ニ范_ニ陽_ニ張_ニ特_ニ東_ニ林_ニ

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辨道建神照雲
臯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
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鑪峯宿大林
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
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
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月如正
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
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
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

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
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
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文句因與集
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
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迫今
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
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
序

代書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繚繚相
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揚衡輩隱焉亦出
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
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
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揚雄司
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
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
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
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

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賫所著書及所爲文
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
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
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胷中事授軻
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
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負
外監察牛二侍御祕省蕭正字藍田楊主
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
常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

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
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特
此代書三月十三日樂天白

送候權秀才序

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候生俱爲
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既入仕
凡歷四朝才朽命剝蹇躓不暇去年冬蒙
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
白髮已多矣時予尚爲京師旅人見除書

走來賀予因從容問其宦名則曰無得矣
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輜則
曰日消月朘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
有三年矣嗟乎候生當宣城別時才文志
氣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小得遇子卒無成
由予而言子不爲不遇耳嗟乎候生命實
爲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
謁東諸侯恐不我知者多請一言以寵別
予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冷冷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

卧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補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奘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

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
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
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六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七

書 凡三首

與楊虞卿書一首

與陳給事書一首

爲人上宰相書一首

與楊虞卿書

師臯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鄆縣
吏職拘絆相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
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

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
走馬至澆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
及他邇來雖手札一二往來亦不過問道
途報健否而已鬱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
一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
於通衢中迸血髓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
震慄不知所云僕以爲書籍以來未有此
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苟有所見雖畎畝
皂隸之臣不當默默况在班列而能勝其

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
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
以僞言或搆以非語且浩浩者不酌時事
大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
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
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
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
謂之憤亦無媿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
乎且以此獲辜願何如耳况又不以此爲

罪名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庾輩十餘人爲
我悒悒鬱鬱長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
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
非次寵擢夙夜腴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
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
便聞於上者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
入而深誠也不我同者得以爲計媒孽之
辭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道間自明白其心
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賂而

憎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已而忌其
餘附離之者惡僕獨異又信狃狃吠聲唯
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
寡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於近而不信
於遠亦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
者不勝又其宜矣師臯僕之是言不發於
他人獨發於師臯師臯知我者豈有愧於
其間哉苟有愧於師臯固是言不發矣且
與師臯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十七八年

可謂故矣。又僕之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矣。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知，則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家閨門之內，朋友不能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後周知之。足下視僕莅官事，擇交友，接賓客，何如哉？又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僮僕，又何如哉？小者近者，尚不敢不盡其心；况大者遠者也，所謂斯言無愧而後發矣。亦猶僕之知

師臯也。師臯孝敬友愛之外，可略而言。足下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諷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加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而病亟，足下爲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損衣食，以續其醫藥，甘旨之費，有年歲矣。

又足下與崔行儉游行儉非罪下獄足下
意其不幸及於流竄勅下之日躬俟於御
史府門而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願其
旁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
孤甥誓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爲婦而禮法
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聲聞於邑凡
此者皆可以激揚頽俗表正士林斯僕所
以響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
爲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魚魚

之徒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
而毀日至位益顯而謗益多此伯寮所以
愬仲由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昔衛玠有
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之加可以理
遣故至終身無喜愠色僕雖不敏常佩此
言師臯人生未死間千變萬化若不情恕
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爲哉欲何爲哉僕之
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
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

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劣之藝與敏
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
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為能僕獨以
為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
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
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寔如此也又常
照鏡或觀寫真自相形骨非貴富者必矣
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至驚
怖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

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
此長往死則葬魚鼈之腹生則同鳥獸之
群必不能與掇聲攫利者權量其分寸矣
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多
謝故人勉樹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為別居
易頓首

與陳給事書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
獻於給事閣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謔者

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於吹噓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衆士有求於吹噓翦拂也給事得不獨爲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爲進士者無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第非居易之獨慕耳既慕之所以切不自察嘗勤苦學文迨今十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之中有一舉而

中第者則欲勉在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而不第者則欲引鴛鴦而退焉進退之宜固昭昭矣而遇者自惑於趨舍何哉夫蘊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伏以給事天下文宗當代精鑑故不揆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離

之接次無鄉曲吹煦之譽然則孰爲而來
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
今禮部高侍郎爲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
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切不自知之欲以
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乎
居易聞神著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
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
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
言爲著龜邦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豈獨

遺其微小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
伏願俯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
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
磨鉛策蹇騁力於進取矣不可進也亦乞
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迹甘心於退藏矣
進退之心交爭於胷中者有日矣幸一言
以蔽之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
奪氣褫魄之爲者不宜居易謹再拜
爲人上宰相書一首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於
相公執事書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
某以爲未甚難也以卑干尊以賤合貴斯
爲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
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
下也甚於水焉則其合之難也豈不甚於
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往往有合者又
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心
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爲石石反爲水則其

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
投水也猶觸之有聲受之有波心道之相
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
也當其冥同訢合之際但惘然已而矣其
合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
墜不行於代久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
賤耳雖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
與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
公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

相懸如石焉如水焉而欲強至難爲至易
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抑
有由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當具瞻
之初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
通天下貴賤之道自某始也不然者夫豈
不自知其狂進妄動哉伏望少留聽而畢
辭焉幸甚幸甚某伏觀先皇帝之知遇相
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
與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

哉識者以爲先皇父子孝慈之間亦古未
有也蓋先皇所以輟已知人之明用賢之
功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
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今上在諒陰而
特用也相公自郎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
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皇知遇之
恩貽燕之念今上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
公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朝已來三者
兼之甚鮮矣故某竊惟相公自拜命已來

八九日得食不暇飽寢不暇安行則慄然
居則惕然思所以答先皇之知副今上之
用允天下之望哉某竊以爲必然矣况今
主上肇撫蒼生初嗣洪業雖物不改舊而
令宣布新是以百辟傾心悽悽然以待主
上之政也萬姓注目專專然以望主上之
令也四夷側耳顛顛然以聽主上之風也
豈直若此而已哉盖待其政者勤墮邪正
繫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踈生其中焉

聽其風者畏侮動靜出其中焉而將來理
亂之根安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
此則相公得不匡輔其政緝熙其令宣和
其風乎然則匡輔緝熙宣和之道某雖不
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
而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
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
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
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之心識

待天下之心識而後啓發聖神也然則下
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爲天子聰明神聖
者此宰相之本職也而爲匡輔緝熙宣和
之道也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
一心思之則朝廷得失豈盡知見乎必不
盡也而况於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
得聰明乎必未也而况於上以爲天子聰
明聖神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
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與不知行與不行

耳噫自開元已來斯道滯衰鮮能行者自
貞元已來斯道滯微鮮能知者豈唯不知
乎不行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者古
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顛爲心今則
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取
天下耳目心識爲用今則專任其兩耳兩
目一心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爲務今
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開閣爲
名今則鎖其門第而已矣致使天下之聰

明盡委棄於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識盡沉
沒於泥土間焉則天下聰明心識萬分之
中宰相何嘗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益崇
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至乃上負主
恩下斂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夫豈
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然則爲
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明損於
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慎默之道長公議
忠謹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

臣自國及家竊以成弊故父訓其子曰無
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
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身後進者資而取仕
日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
者心競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
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含鋒刃也如此則
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匡救何由知之
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
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

慎忌積於中則政事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強毅又大之性虧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之書雖申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或恐難矣古之善爲宰相者豈盡得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蓋在於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刻邪爲正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

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致耳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綱使群目自皆張乎是以懲勸息於此則賢能乏於彼故岳鎮闕而不知所取臺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暨于百執事者大凡要劇者多虛其位閑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重其祿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邦政日歸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祿而愛之不知稍食日費於冗員也損益

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爲宰相者虛其懷
直其氣苟有舉一賢者必從而索之苟有
遷一善者必隨而用之然後明察否臧精
考真偽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
當之辜自然審輪轅以相求謹關梁以相
保故才無乏用國無廢官豈可疑所舉之
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任之不苟而反廢
其官與其廢官寧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
謬升但在乎明覈是非必行賞罰則謬升

虛授當自辨焉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振
其領使衆毛皆舉乎是以庶政闕於內則
庶事斁於外至使天下之戶口日耗天下
之士馬日滋游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
託足於軍籍釋流者不知反計數之吏日
進取斂之法日興田疇不闢而麥禾之賦
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
士人多而官負少姦濫日生諸使則課利
少而羨餘多侵削日甚舉一知十可勝言

哉况今方域未甚安邊陲未甚靜水旱之
災不戒兵戎之動無期然則爲宰相者得
不圖將來之安補既往之敗乎若相公用
天下之目觀而救之夫豈無最遠之見乎
用天下之心圖而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
乎策之最長者見之最遠者在相公鑒而
取之誠而行之而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
時乎爲時之用大矣哉古者聖賢有其才
無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無

其時亦不能行其道也必待有其才有其
位有其時然後能行其道焉某竊見相公
曩時制策對中論風化澆淳之源明天人
交感之道陳兵災救療之術可謂有其才
矣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
允屬良弼必能形四方之風成天下之務
可謂有其時矣今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
其時則行道由已而由道乎哉某又聞一
往而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甚惜焉方今

拭天下之目以觀主上之作爲也側天下
之耳以聽相公之舉措也如此則相公出
一言不終日而必聞於朝野主上發一令
不浹辰而必達於華夷蓋主上輯百辟和
萬姓服四夷之時在於此時矣相公充人
望代天工報國之恩正在於今日矣或者
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
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
速行也賢人之事業至大也可以枉

尺而直尋也某以爲殆不然矣夫時之變
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太過後之則
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
賢不退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
倍也失之則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
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沃之時失
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燮理之
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
易失於時則難生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

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
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某
嘗聞太宗顧謂群臣曰善人爲邦百年然
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
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
易理猶飢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人應如
響期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
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
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

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
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文貞之言
加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
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見之斯則得
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効也況今日
之天下豈弊於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
業豈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已
矣所以主上踐祚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
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受命未及十

日而某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
行大道樹大功貴其速也蓋明年不如今
年明日不如今日矣故孔子曰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易失也伏惟
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
難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
者權也扶權者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
無其權得其權不可一日無其寵然則取
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蓋竭其力以舉職

而權必自歸忘其身以徇公而寵必自至
權歸寵至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
之而不忽也抑又聞不棄死馬之骨者然
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者然後嘉
謨可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
取之苟藟言之中有可採者俛而採之則
知之者必日至如某之見猶且不棄况愈
於某之徒歟則天下精通達識之士得不
比肩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猶且

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謇諤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遊長安僅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爲者哉豈非介者耶狷者耶今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黷執事者又何爲哉實不自揆欲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濟天下顛顛之人死命萬分之一分也相

公以爲如何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七

